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二十七回 張寅酒醉露真言 子方有意行奸事

詞曰：小門深巷巧安排，沒有塵埃，卻有蒼苔。自然瀟灑勝蓬萊，山也幽哉，水也幽哉。東風昨夜送春來，才見梅開，又見桃開。十分相稱主翁懷，詩是生涯，酒是生涯。

這一首閒詞且自按下。

話表李連義得了黃子方的銀子，暗暗生疑，一路回至下處，睡至午後，方才起來。你道日間緣何睡覺？只因晚上賭了夜錢，所以如此。起來吃了些飯，等至下午，欲到黃子方門首竊聽，這且不表。

再言黃子方回家，買了些酒餚，又帶了兩枝蠟燭，坐在家中等候。漸漸日色西沉，紅輪已落，張寅在家中動了身，來至黃子方門首，天色已晚。誰知被李連義早已看見，躲過一邊不題。原來黃子方家房子是一所獨門獨院三間草房，一間倒坐門樓。張寅用手敲門，黃子方開門迎出，隨手掩上了門，請張寅到客座裡邊坐下。

只見銀燭高燒，杯箸擺列。黃子方道聲失陪，即起往後面去了。你道他去做什麼事？原來黃子方沒有家眷，獨自一人，家下並無奴僕，自己去到廚下整頓酒餚。不一時，俱已齊備，忙忙捧出來擺下，道：「兄請坐下。」張寅坐了首席，黃子方對坐相陪。子方滿斟一杯去敬張寅，說：「兄呀，你真乃信人也，可敬可敬！小弟微敬水酒一杯，不過是市鋪中菲肴，望兄恕笑。」張寅道：「承兄雅愛，愧領不當。」二人說些閒話，你敬我一杯，我敬你一盞，俱有了半醉之意。

黃子方斟一杯，敬於張寅，說：「兄呀，弟敬這一杯酒，斗膽要請教你當日怎麼與那祁二娘行走起來的？此處並無外人，說說不妨，小弟洗耳恭聽。」張寅道：「兄既動問，學生敢不直言奉稟！只為那鮑氏老伯母命我去找呂昆，不料天降大雨，無意站於祁家門首避雨。誰知一會雨雖住了，街上水汪甚大，不能行走。正在敖遭之時，忽聽背後響亮一聲，開了兩扇屏門，走出一位如花似玉的婦人，鶯聲歷歷，啟動朱唇，叫了一聲：『相公，請裡面坐、用茶。』不瞞兄說，我被他只幾句話兒，把學生的魂不知攝到那裡去了。那時學生進去，用過了茶，說了幾句閒話，談出一段故事來了。」黃子方道：「兄呀，談出什麼故事？一發要請教了。」張寅道：「子方呀，你道這祁二娘，昔日原曾有人代我為媒；無奈有礙不成。誰知今日又得相親，豈不是三生有幸、前世姻緣注定？多蒙祁二娘不棄，結成並頭連理，叨成枕席歡娛，有兩、三月矣。」

黃子方聽了這一番話，連將舌頭伸了幾伸，說：「兄呀，你真膽大也！雖則祁二娘待你恩情頗好，難道只幾個月都沒有一點動靜？他丈夫卻往那裡去了？此話荒唐，小弟不信。」張寅道：「兄呀，再不要題起他丈夫，說起來令人害怕。有一天，在他家睡到二更時分，誰知他丈夫從山東回來。幸喜吃得大醉而歸，我與祁二娘聽見敲門，只唬得魂不附體，把條性命幾乎喪於他人之手。還虧祁二娘有智量、有膽氣，將我藏在床頭一隻米桶內；他還作平心定氣之樣，取燈去開了大門，隨又關上了門，攙扶他丈夫進房；夫妻們又談了幾句家務，方才伏侍他睡了。只等他丈夫睡熟，此刻也是四鼓了，那時祁二娘才得空放我逃走。托兄洪福，保全了性命。」黃子方聽說，稱了聲：「兄呀，不但當局者魂飛魄散，就是兄此刻說起來，小弟聽了也滿體汗淋。兄可謂渾身是膽，真膽包身也。我看（著）祁二娘這般真情待你，恩愛相投，也虧兄舍（捨）死忘生，不懼死活，就是他丈夫的那一口青鋒劍亦不怕利害！兄真可謂個義氣人也！若是我黃子方，不要說是眼見，就是夢中也是怕的沒命。險哉，險哉！」張寅說到高興之處，自誇他偷情之手段，竊玉之能為，有說有笑，一杯又是一杯，一連就是二三十杯。

此刻是張寅酒後真言，那曉得黃子方已放在意中。誰知黃子方這杯酒卻是難吃的呢！正是：

認作金波和玉液，乃同人情與砒霜。

黃子方道：「兄呀，既是祁二娘待你這種恩情，這一條孽藤是萬難割捨的了。目下兄朝夕往來，一定是祁中出外公幹，剩個空兒，才得暮去朝來，任意歡樂；不然倘他丈夫一時回來遇見，便如何是好？豈不又遭驚唬！」張寅道：「兄但替小弟放心，我那人兒也有安排。若遇他丈夫不在家，將一架花枝插在門旁，以為暗號。又叮嚀囑咐：如來，務要看得明白，見得清楚，不可造次扣門。」黃子方聽得這話兒，拍掌大笑道：「我說祁二娘必有主見！他若不設只個暗號，豈不是鵲橋有阻？故插此花枝，如月老常在門側耳！妙極（急）妙極（急）！」

他二人在裡面說話，不防李連義在外看見張寅進去，看見黃子方關好了門，他一扒扒在蘆巴背後，一句一句聽得明明白白。暗暗的喜道：原來有這一段故事！早間見他們說話，不料張寅在祁家走動，我闖進去罷！心下又又想道：且慢，撞破了他們反不便。只聽得裡面說：「兄呀，再用幾杯，趁早些過去，恐那人等你。」李連義聽了此言：我在此等卻也無益，何不明早到祁家門首等他便了？」這正是：

暗中密事無人曉，門外偏偏有信通。

李連義回到下處安歇，自然天明在祁家門首等候張寅。這且不表。

再言張寅開口道：「早間兄說有好藥酒，到要領教一杯。」黃子方起身到房裡，取出一把磁壺，倒下了一杯。張寅吃了一口，覺得甚美，滿口馨香，連連稱贊道：「好酒、好酒！還要求賜兩杯，不知兄可肯不肯？」黃子方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當日古人乘肥馬、衣輕裘，與朋友共之，何況只兩杯酒！」又斟下一杯。張寅道：「酒雖好，不知是何名色？」黃子方道：「你若問此酒，卻有來歷。是小弟昔日在侯兵部府中，與他令郎相好，他喜尋花問柳，每每臨事不濟，故請了高明先生秘授此藥。內有人參、肉桂、茱萸、狗腎，共有一百餘味，都是些珍重之藥配成，此酒煎畢一服時，外用蘇合油閉甕，退火四十九日開用。此酒取名為『聞風醉』。又名『洞春』，有一夜不輟（輟）之功，推（推）牆倒壁之力，無論春夏秋冬皆用。所忌者，冷水涼湯即解。當日侯兄費盡若干功夫，小弟取了兩瓶來家，已經用去大半，總是相好朋友情分，難以推托。今日祁二娘與兄卻正在用他之時，得敬此酒，包管纏綿。」張寅一聽，此刻不覺神魂飄蕩，似醉如癡，呆呆的想這藥酒妙處。又一連吃了幾杯，把壺藥酒吃了個七、八之數。本來這酒其性大熱，再者張寅身子虛弱，又多用了些，自覺按耐不住，潮潮的酒性發作，人事昏潰，一交倒在榻兒上睡去，就和死去一樣。

黃子方見張寅已經大醉，呼聲不止，他即轉身帶上了門，急急趕到祁家門首。此刻也變一更時候，果見門外有架花枝插著，心想：張寅之言不差，定然他丈夫不在家下，待我大膽扣門而進。鄧氏聞得扣門，即便前來開門，說道：「為何今晚此刻才來？哄我守到這半日。那李媽與小桃都也睡了。」黃子方聽他說話，並不回言，往裡面直走。鄧氏隨關了大門，往家裡而來。燈光之下，看見天井裡站的是個生人，心下著驚道：「你這個人好生無理！黃昏夜晚到此何干？」黃子方道：「祁二娘，你是個明白人。是你那心上的我叫我來的。」鄧氏暗暗的恨道：「張寅呀張寅！我當你是個有情君子，卻原來是個無義小人！我與你私下往來，豈可聲張外面？」真可謂：

癡心女子千千萬，負義郎君萬萬千。

黃子方與他拉拉扯扯，鄧氏那裡肯依！忽見那：

燈光閃閃，慘霧迷迷，陰風颯颯，殺氣騰騰。

忽然一陣怪風，將燈兒吹息。鄧氏到房取火點燈，黃子方悄悄溜進房中，躲在梳桌底下。鄧氏並沒有看見，忙忙取了火，點起燈來，出外一照，不見蹤跡，心下越加害怕。取著燈進房，忽見黃子方坐在床邊上面，鄧氏說：「你這個賊，好大膽！人家內室，還不快出去！如若不走，我喊起鄰居，只怕你性命難保！」黃子方原是捨命而來，那肯干休？將鄧氏扯扯拉拉。正在那裡胡纏，忽聽得外面扣門之聲。